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姊姊
<p>那一天， 姊姊從家裡離開了。</p> <p>當晚的飯桌吃得極其沉悶，連平時善於活絡話題的母親也若迫近了冬天的寒蟬不發一語，餘光不時瞥向那自始至終都沉默不語的父親。 筷子不時敲到陶瓷碗盤的聲響，成了這靜謐中的唯一焦點。然而自姊姊離去後的這份死寂仍滯留在空氣中，好似我們任何一人開口都顯得突兀不堪。</p> <p>我漫不經心的夾了口菜放入口中，素來是香味四溢的飯菜此時也變了調，然而沒有人提及，顯然大家都心不在焉，也顯然，我們都在想著今晚離席的那個人。 我愕然望著碗裡吃不到幾口的白飯，任由思緒回溯過往。</p> <p>就像在腦海銘印住了姊姊的身影，從小我就只黏著姊姊，也總亦步亦趨的緊跟在姊姊身後，一旦找不到姊姊就會放聲大哭，連母親也對這樣的我不發一語，直到陪我找到了姐姐才得以緩和。</p> <p>慶幸的是姊姊也十分疼我，總會趁機偷塞糖果給被父親懲罰的我，也會在複習完課業後說故事給我聽。就算不在同一房間睡了，我也會在關上燈後悄悄跑到她的房間，聊起彼此的心事，擁有這樣的秘密想到就令我有些小得意。</p> <p>那是姊姊第一次對我坦白。</p> <p>我一如往常躡手躡腳的竄進姊姊的被窩中，向她抱怨起在學校裡那個坐我旁邊的男同學有多討厭，姊姊也依然靜靜的聆聽沒有打斷我，似是有些心不在焉。</p> <p>當時的我正講到興頭上，倒也沒有察覺她的不對勁。直在我興高采烈的說著如何報復那個臭男生時，她忽的喚了我的名字。</p> <p>姊姊很少打斷我，我愣了愣後將臉朝向她，她卻望著一片漆黑的天花板，暗暝中看不清她的神情，那短暫的留白使我下意識的屏住了呼吸。 正當我緊張的以為她要像母親一樣念叨我不該欺負同學時，她開口道：「我有了喜歡的人。」</p> <p>話語很輕很輕，輕柔到我以為她並沒有說話，然而她又開口了，柔和的語調描繪出她與他的故事，而這次，她沒有停下來。</p> <p>故事的開頭很簡單，沒有小說中出乎意料的際遇，也沒有戲劇性的巧合，只是一句簡單的問話，卻是一葉落水，泛起她心中一片片漣漪。</p>	

姊姊的話語輕快，也帶點回憶的幾分甘甜，甜的我不自覺的笑著和她一同走入她那幀幀畫面中。儘管我見不著，我仍能感覺到，她也在微笑。

姊姊一定很喜歡他吧。我不假思索道：「喜歡就在一起呀……」姊姊的個性這麼好，不會有人不喜歡她的。

當時的心思很單純，卻從未想過那是多麼沉重的話語。

而最終我還是抵不住睡意，雙眼緩緩眯了起來，半暝半醒中似是聽到了聲呼喚。

「妹妹？」她輕聲喚道，然而我的雙眼已然闔上，僅殘留一絲意識回應她。

半晌她不再言語，整個房間靜謐的只剩冷氣仍徐徐運作的聲響。

在我以為她不會再開口之際，又聽到一句極其輕柔的嘆息：

「但他是……」

那句話消散在空氣中，卻化作一縷憂愁在她心頭揮之不去。

「多吃點。」母親夾了塊肉放進我碗裡，像是習慣引來的叮嚀，亦像是想緩和此刻的僵持，無論初衷為何，都嘗試在打破這份不自在。

我趕緊應了聲，有些侷促的把那塊肉配上幾口飯塞進嘴裡，忍不住輕皺了眉。竟是還沒入味，我偷瞄了眼母親，這失誤她不曾犯著的。

在這簡短的對話後，空氣又回到冰點，好似剛剛從未有人交談過。

不自在的我皺著眉張口欲言，話語卻是梗塞在喉間說不出口，殘留雙脣持續做著無謂張合，最後只能把那些質問吞回腹中。

這氛圍的沈重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，咀嚼的速度也放慢了下來。

一直以來，姊姊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？

姊姊的成績向來優異，我們對她終將成為醫生深信不疑，連鮮少聊天的父親也常提起他幾位醫生朋友的事蹟，更是加深了我對姊姊的崇拜，常常興奮的和她說穿著白大褂威風凜凜的樣貌感覺十分帥氣。

只是每每我都會注意到姊姊的笑顏帶了幾分澀然，也逝去了和我說故事時那般的飛揚神采。

當初的我以為那份苦澀是來自於她對自己的不自信，卻從未想過我們的這一線線期望，在漫長的歲月下編織成了細密的網，一點一點的束縛住了姊姊，使她深陷其中而無從逃脫，也別無選擇的放棄了一些事。

姊姊的繪畫極具天賦，是以畫作列入校刊中，也曾代表學校參加縣市比賽，為此那段時間的母親總驕傲的到處宣揚，使得左鄰右舍都知曉姊姊的畫功了得。

只是父親聽得此事就會眉頭深鎖，無聲反對她把時間花在這上面，久而久之母親也不

再提及了。

縱然如此，我有時還是會看到姊姊的素描本上增添了幾張畫作，如同有次我趁著她去補習班的空檔，偷偷翻出她壓在抽屜最底層的那畫畫本子，發現她在描繪一個少女。

炭筆時濃時淡，時而圓滑描摹她的雙眸，時而輕挑勾勒她的神韻。前後翻了幾頁都像在畫同一個女生，我努了努嘴有些失望，直道沒什麼意思，畢竟畫的再好看也不是畫我，索性回去策劃我的整人大計畫。

「咳咳！」我輕咳了幾聲，仍舊無法緩解喉嚨乾澀的發癢，於是托著碗前傾打算盛些湯來喝，卻是失手掉了湯勺。

恍惚間它順著我的手墜入湯中，沒有絲毫掙扎的沈淪到了鍋底，若非那落水聲彰顯了剛才的失誤，若非仍舉著的手傳來酸痛感，這一切就好似不曾發生過。

原來要抹滅一個存在，是這麼容易的事嗎？

對面椅子突地吱嘎一聲，我回過神來循著聲音的方向看去一是母親。

我呆愣著望著她，眨了眨乾澀的紅腫雙眼，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。

母親也沒說什麼，只是逕行起身，木然把那整鍋湯移到了廚房，我望著她的消逝在廚房的身影輕聲喃喃：「對不起……」

那天的姊姊也道了歉。

在國考過後的姊姊順利的成為一名醫生，只是開始工作後的她總心神不寧，問了也只是強顏歡笑，眼中閃爍的淚光使我不敢再作追問，卻是一直記在心上。

這天更是反常的忘了把手機給帶上，於是我自告奮勇的幫忙帶去了醫院，卻也撞見了難以抹滅的畫面，像被灼傷般至今回想仍能感受到絲絲抽痛。

在我快走到姊姊的休息室時，卻是發現休息室外頭聚集了人群，使我的不安在心中藤蔓般的迅速滋長，焦急下我奮力擠進人潮來到門口，那聲聲斥責從微敞的門縫間傳了出來。

「醫生，您自己也有病，憑什麼治療我的兒子？」這句話硬生生的止住了我正要推開門的手，從門上的玻璃窗我錯愕的看到正被指責的姊姊。

身著白袍的姊姊沒有回話，她的面容顯得慘白，連一向神采奕奕的雙眸失去了光輝。相較之下，拉著孩子的婦人盛氣凌人，高漲的怒火使她口不擇言，鋒利的話語字句朝著姊姊刺去。

姊姊哪裡有病了？她這麼好，妳憑甚麼欺負她！我氣得直衝進去狠狠地踩了那婦人的腳並擋在她面前護著姊姊，瞋目豎眉的瞪著足足高我一個頭的婦人喊道：「不准妳說姊姊的壞話！」

那婦人吃痛的咬緊牙根，怒目橫掃過來，卻是在聽聞我的話語後訝異道：「妳姊姊？」轉瞬又狠厲道：「妳知道妳姊姊不正常嗎？」



她盛怒的雙眼竟像碰著了柴火的油燃燒的瘋狂和快意，這神情嚇得我像隻被豹盯住的兔子那般動彈不得。

「媽，」一個清冷的字打破了這份難堪，是那站在婦人身後的少年，他又道：「我們走吧，快到爸爸下班的時間了。」

我驚魂未定的望著他們離去的身影，卻是注意到，門外的他人注目姊姊時那閃爍不定的目光。那時，我還不太能懂它的含義，僅能體會到離去的那個小哥哥眼中的恐懼，只是他的目光並不像那些人一樣對著姊姊，而是對著他身旁的母親。

直到他們的身影化作成視線一點，我才緩和過來，也才憶起要追問她剛才發生的事，急切道：「姊……」

「對不起。」她驀地道，使我發愣的望著她，不知所措的看著她潸然淚下，她又道：「對不起。」

那天也是這樣的，也是撞上了我不曾預料到的結尾。

像平時一樣，伴隨著鉛筆起舞時的微弱沙沙聲，我安靜的趴在地上玩著姊姊送給我的拼圖，等姊姊複習完她的課業，好講個故事給我聽。只是不知從何時起，就沒再聽見那弱小聲響。

我抬頭看了眼姊姊，才發現她整個人都僵直了，我試探性的輕聲問了句：「姊姊？」沒有得到回應。

我有些慌了，趕緊爬起身，也不顧剝去掌上黏住的拼圖，小跑到姊姊身旁查看，用肩膀擠了擠姊姊的身子，又道：「姊姊，妳還好嗎？」

頓地姊姊晃了身子，好似才回過神來，轉頭看著我，輕柔道：「我還好。」眉頭卻是緊鎖的。

我嘟了嘟嘴，不太相信這個回答，於是想瞧瞧姊姊在看什麼，書桌卻是比我高，縱使我墊起了腳尖也只能看到層層攤開的書本堆，上頭的字也只能見著離我比較近的幾行。

瞧我試了幾次都不了了之，姊姊乾脆把我抱起來，使我坐在她腿上。這下總算是見著了桌面上的全貌，視線卻是被課本右上角一張小圖給吸引過去。

那是張令人悚然的畫像，褐黃底色的圖片中央是名被綁束縛在火堆中的女人，而火堆外圍則站著一圈人，他們有的雙手交叉握著緊張的祈禱，有的持著肉笑著與身旁人交談，而這其中的大多數人神情死然，彷彿默認了這一切的發生，又彷彿眼前的事物引不起他們的絲毫注意。

而那焰火仍熊熊燃燒著，火光點亮了女人的絕望，映出了他人的快慰，卻是照不出多數人死水般的雙眸。

這詭譎的畫面看了我有些膽怯，縮著身子轉頭埋入姊姊的懷抱中，問道：「姊姊，她做錯什麼了？為什麼她被綁在上面？」

又沒得到回應，我抬頭查看她的神情，她白皙的臉蛋略顯蒼白，視線仍落在那張圖上，對這樣的異常感到不安的我又喚了聲：「姊姊？」

「她…沒有做錯什麼。」她壓低了聲音，好似正在承受什麼痛楚，眉尾也因而低垂。

「唯一錯的是被當成了女巫，」半晌後才接續：「被多數人認定為異類。」

異類？我皺著了整張臉有些懵，那什麼東西？

在我還糾結出那意思前，姊姊輕撫了我的頭，一如往常般溫柔而堅韌，說出口的問題卻帶了幾道碎過的痕跡：

「妹妹，如果我哪天也成為了女巫……」

那句假設的後面是什麼來著？

在醫院發生那件事的隔天，姊姊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她，我一方面欣喜的如往常般跟她撒嬌，另一方面則小心翼翼地不再提起這件事，儘管我很在意她的那句「對不起」是什麼意思，這件事宛若成了姊姊心頭上被烈火灼傷過的傷痕，使我不敢去碰觸，也無從下手。索性順著她的意不談及此事。

然而這次我竟是沒有發現她的異樣，也從未想過，平靜的她會在家裡掀起一波狂瀾。

一如往常地，我們在飯桌上聊起各自當天的活動。在我說完我跟朋友在便利商店發生的蠢事後，媽媽眉開眼笑的改問起姊姊在醫院的工作。

「我辭職了。」姊姊輕描淡寫的說道，抬手夾了些菜放進自己的碗中，稀疏平常的舉止彷彿這並非發生在她身上，也不在意我和母親突地睜大的雙眼，以及，父親轉瞬鐵青的臉。

「怎麼會辭職？不是待的好好的嗎？」母親蹙眉，又道：「是不是累了？哎！當醫生本來就很辛苦的，妳不是早知道了嗎？」

「我是知道，」姊姊停頓了片刻，輕巧地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後，才抬頭直視著坐在對面的父親，又道：「但我從沒說過我要當醫生。」

「妳胡說什麼！」父親厲聲喝道，隨之而來的是掌心用力拍向飯桌的聲響。

「啪！」的一聲嚇得我從椅子上跳起，小心翼翼的往父親那看去，他一聲不吭的任由碗筷重重撞擊桌面，並起身離去，留下我和母親無措的望著父親走進書房。

在我的視線中，他落寞的背影不禁和曾經的姊姊重疊，使我有再多的問題都不敢問，也不忍問。

因為不久前的她也是這樣離開的。

就像毫無預警的訊息，她的離去也是如此。

那時姊姊的手機傳來一封簡訊，她瞥了一眼後就囑咐我乖乖待在房內，隨而走出了房門，接著是大門敞開的聲響，我禁不住好奇地跑到門前窺望。

隨著姊姊進門的是另一個女生，在看到姊姊淺淺的微笑的瞬間，那些零碎的回憶拼湊成了完整的圖，使我瞬間了然，她就是姊姊喜歡的那個「他」。

姊姊神色堅定的帶著她走到父親的書房裡，我聽不清他們講什麼，卻是可以感受到那爭執以及父親的怒火，令我嚇得不敢動彈，也看到母親呆愣在書房外的身影。

過了段時間，那戰火打了個休止符，也使她們倆走了出來。姊姊險些蒼白的面容仍舊帶著微笑，自始至終牽著彼此的手卻在微微顫抖。接著她們走進房間內拿了早已備好的行李，彷彿她不會再回來這個家。

姊姊看來很平靜，好似她早已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局，卻在見到我的瞬間慌了，隨著她的目光我才驚覺自己已哭了一段時間，被淚水模糊的她們倆在我眨眼的瞬間又恢復清晰。

姊姊走上前來抱住我，像往常一樣輕柔的撫摸我的頭髮，卻也不再如以往般為此停留。

隨著門撞擊闔上而發出的聲響，我回過神來，硬是把嘴中那口菜吞下，那難受的像魚刺刺在咽喉。

我無視那股疼痛，站起身把早已吃不下的飯菜端起，並安靜尾隨著母親走入廚房收拾。站在她身後的我看到那雙手在顫抖著，卻又被刻意壓下，猶如不想讓我看到脆弱的她。

我沉默不語，和她一樣對這樣的結局束手無策，抬眼見著了身旁玻璃映出的自己，又立刻瞥開。

時過今日，這個家裡的很多東西被新的取代，就像是刻意抹去般，她的房間也陸續堆放起了雜物。然而，那飯桌依然擺在那，縱使換去了一切事物，也沒人提議要換掉它。

而那天的她，走得輕快，走得毫無牽掛，像是不被任何事物所拘束，但我彷彿看到她身上那無形的枷鎖，困住她在這社會的框架之中。

她，  
是我的姊姊。

